

屋被誅十門九絕子身不免萬無一存漏誅

殘喘者孤苦伶仃罹宗絕嗣者窮年索嘗憑誰薦拔空負寒心況在黃流之外疆場之郊

當此之危甚於他所驚魂滯魄長劫難伸須仗玄勳始能解脫今蒙醮主某官等興大慈

願發上善心乃就某觀修設无上黃蘇大齋

供養三清玉虛諸聖位昇仙與度魂相對明善惡之殊塗南昌與北府爲隣示仕凡之異

格潔清壇壇整肅方隅延降高真希垂景既仍致請南京朝元宮接雲真人掌行醮事意

者薦拔某路無主孤魂洎各家先亡滯魄有

親無力附簡提靈伏冀孝子順孫思宗念祖

各鑾丹誠具瞻真聖香花燈燭藉爲慧照光輝星斗壇場權作彌羅境界俱沾惠澤淹沉

枯朽俱蒙重蘇高蹈慈航鬱結幽明皆永濟

度親疎慶賴宗祖超昇上顧皇闕永固聖德惟新邊鄙休兵士民樂業十方三界六道四

生有識無情俱蒙道覆今此玄壇潔備法事嚴行畧序片言紀之於石

雲山集卷之七

雲山集卷之八

卷八

知帝真人 媒志真撰

京兆普度碑

始有終得失存亡天之所造孰能禦之爲之

者敗執之者失逆之者滅順之者昌角智者窮角力者負蓋人之不可勝天久矣方今皇

朝應運奄有諸夏朔南漢北東海西涼異軌殊途咸歸一統天下無二道率土無兩心向

之兵革屠戮備經之矣彼之宗祀覆絕俱見之矣以今較昔萬無一存以己方人身獲安

吉枝葉滋蔓有人爵之從納自天之祐以身

之幸思天下之不幸以己之親念天下之無親合氣同根得無感慨是以允懷素願披露

丹衷伏玄元救物之慈啟黃蘇大齋之法仰

眾真之普力冀三境之垂光照燭幽冥開通

陰府收攝萬氣久沉之懼悉歸源混合百神

無主之魂皆拔萃共乘和氣幽贊皇圖一

混車書載橐引矢多方順化四海歸仁亦臣

子之至願也雖築潔備法事嚴行列石紀功

廢傳不朽撫實而真書其銘曰

夫物芸芸各復其根往而不返

無主之魂執守之魄不得其門

莫知所存況在兵塵

況在兵塵

依草附木

莫知所存

況在兵塵

而區別雜以五行之生剋均以四序之推遷

其變日新化亦因極此氣動用之常也而又

一受其形執以爲我有於是相與靡刃對待

則有強弱廢興死而後已殊不知氣之所役

時之所運數之所存理之所在一債一起有

嚴行畧序片言紀之於石

雲山集卷之七

連年不息 犔礪勦絕 萬不存一

驚魂失措 轉徙沉溺

隨化往來

動經劫石 今承熙主

發上善心

崇修黃籙

拔擢幽沉

普天率土

往古來今 無踪無底

俱賴威音

咸居範圍

虛魄以歸 遊魂復本 介見者潛

永立者泯

何彼何此 沖氣冥會

奉平庶幾

黃錄大齋碑

人生天地間如遠廬迷旅之暫寄距以百年

光景之速猶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未有常

而不化者也而人在數十年中或壽或夭形

有定數各不自知朝夕如是求其出化機之

表入太漠之鄉者幾人哉自是而下孰能勉

之夫為子者乃父母之委蛇也生死之間特

何以報是以生當愛敬死當哀戚禋祀不忘

禮之常也載思其親向之在世為身為我及

諸萬塵誘引七情六欲之所謾昧無時不妄

無時不為過積丘山善無緣忽今也骨骸委

在哉其在此乎在彼乎墮冥府之考校乎遊
天上之宮闕乎其出入於六道四生乎其復
生於人世乎噫未知也有居無事而摧之
者矣若有真宰所司以幽明之異趣昧然罔
識冥冥悠悠而已可不大哀耶是以孝心不
忘思親報本其恩固極泣血傷心匪仗玄勳
憑何薦拔國當竭誠致敬披露丹衷祈禱高
真希垂開度幸冀靈魂超越苦趣不逢亦感
通之理也茲辰某人奉薦亡父母於今月日
化當^歲之辰謹修黃錄大齋供聖若干分位
敦請其師掌行醮事及命玄壇清衆進表上
章依科行道某日為始發牒至某日焚詞告
畢既來茲會潔赴壇壇各鑿丹誠同心薦拔
用有行藏開闢以來洪荒莫紀中古以來繫
舉其人伏羲之時營華子神農之時大成子
黃帝之時廣成子顓頊之時赤精子高辛之
時錄圖子堯有務成子舜有尹壽子禹有真
行子湯有錫則子之人也之德也皆出經傳
道代為帝師玄派洪濶波及羣品具載玄藏
間有銷聲拂迹嘉遜忘名者莫知紀極殷周
之世老氏出焉挫銳解紛隨機應化復之以
虛極靜篤申之以治人事天二篇四輔之存
諸子百家之學璫林競秀蘭友爭芳霜含靈

羣真輻輳 衆聖同盟 雲霞輶集
師德咸臻 惠雲法雨 如雷如霆

火庭煉度 炊累超昇

南昌觀碑

造無棄物物無非道通六合之內外貫萬有
之洪纖莫不皆存是以天得之而清地得之
而寧三景得之而明四序得之而運聖人得
之所以垂世立教蓋稟無名之樸降為鎮化

之師妙用滋彰神功昭著靈源一發正孤橫
流雖少驟之殊時亦汎隆而順世道無增損

用有行藏開闢以來洪荒莫紀中古以來繫
舉其人伏羲之時營華子神農之時大成子
黃帝之時廣成子顓頊之時赤精子高辛之
時錄圖子堯有務成子舜有尹壽子禹有真
行子湯有錫則子之人也之德也皆出經傳

道代為帝師玄派洪濶波及羣品具載玄藏
間有銷聲拂迹嘉遜忘名者莫知紀極殷周
之世老氏出焉挫銳解紛隨機應化復之以
虛極靜篤申之以治人事天二篇四輔之存
諸子百家之學璫林競秀蘭友爭芳霜含靈

子之事親 死如奉生 以享一薦
泣血投誠 父母之靈 泊乎冥冥
思以報本 盡天之經 詣此琳宮
玉清之境 祈以涓潔 氣濁悉屏

臆之倫被褐懷玉月披星冠之侶負笈擔簾
經籍圖錄之支分科律典章之蔓衍製玉體
瓊瑩之飲服五金八石之丹或鍊形行氣或
吐故納新辟惡祛邪行符治鬼此應世養形
之急旨輔道之事非爲道之道也其於歸根
復命之理有所忽諸近代重陽天挺神授絕
累捐塵建立夫根榦泉源掃蕩乎波瀾枝葉
輔之以清淨真實應之以柔順謙沖具天地
之大全完古今之大牘也道傳東海數子皆
能鼓舞服膺聞風唱和天下化之泊乎皇朝
聖祖御極之初兼崇道德長春真人應召之
後大闢門庭室中之席不虛戶外之屢常滿
及嗣教清和真人作大宗師寵膺上命譽震
接迹宮觀相望雖遯荒遠裔深山大澤皆有
其人茲歷亭之北里不及舍聚落之暨曰屯
庄富里之觀曰南昌爰自薛光大師之所建
也師姓朱氏名志明本土居人葆光則其道
號云盛年頴悟捐俗而道師事抱陽子劉志
甫即太古真人之高弟也大師親炙左右日
改月化大蒙印可中年復經父母之邦周覽

故居荒蕪四塞仍存基址而已大師率徒就
荒開徑墾掘其地以畝計者頃之半及蒙州
主張侯給文以主之於是採之築之經之營
之鳩功繕構曾未決辰大成其事本上有殿
雲會有雲瞻真境之粹容副與人之至願薦
齋蕭於毅旦篤香火於晨昏丕贊皇圖延洪
寶命善沾遐邇及生靈報本尊師酬恩育
德其在茲乎甫成之始謂名於宗師額之曰
南昌功成之後師藏其狂言與其不可言者
而往矣古今相繼而傳者皆不聞可見之跡
也跡非其本也其本則恬淡寂寞虛無無爲
乃天地之平道德之正存乎吾宗而已非見
幻化之人物非幻境之物此聖人之所以教
人而有師資之道焉官觀之作取象以明有
乎顯若之禮所以爲國薰修厥有旨哉知觀
劉某不遠而來祈余紀實將追述前人之功
業冀未來之勉旃故不可以蹇淺辭姑從其
說而直書其銘曰

歷代真仙 樞環應圓 汗隆順世

隱顯從天 重陽發源 長春尤盛
大振真風 全提正令 有曰抱陽
其嗣葆光 太古之孫 道價諸方
故里經營 圓成勝槩 福羽以持
德輜以載 遊居寢息 焚修教忘
皇壽以祝 地久天長 民福以祈
簡簡攘攘 肅肅旦夕 一炷心香
巢雲遇真記

秦有巢雲者不知族氏及何許人也避始皇
延險直趨高速深邃鳥道人跡之不可至者。
而後止焉木食澗飲尋及茂林叢灌營巢而
處其上故號巢雲斯人也方自擾攘迫側之
間捐其俗累出於世網如脫免焉太石爲隣
鹿豕爲侶幸免人世驅牽凌虐之苦特以散
誕無拘自樂捨將終身焉久習虛靜耽閑中
之日月始覺其長忘物外之雲霞不勝其喜
追憶曩日雜紛紜之白煊冒汨沒之黃塵如
在烘鑪沸鼎炙爆煎熬其苦楚可勝道哉今
也雖踐豺虎之徑路攀猿猱之蟲穴而與世

殊絕宣有他哉楚蘋解綆輕安不擾性命之情故也或行或立或坐或卧躋躋四顧山寂寂水泠泠鳥之和鳴獸之馴狎草木競芳峯嶺亭旌以爲臺天闊苑紫府瑤臺神仙窟宅無過此也時復松陰草逕披髮行歌林際溪邊孤身影舞其自得也如是棲遲有年俗慮泯絕不知人世之易爲漢邪爲魏邪不知自身之幻爲物邪爲我邪厭黃精飲蒼木飲清泉坐白石形解恍惚猶如假寐有一老仙青鬢方瞳美髯影響手拈芝草足履慶雲降於坐側指而呼之曰吾子痼疾山林膏肓泉石則與頑暝於塵境者無以異矣特樂其靜久必繼之以哀而動矣吾今付汝以無名之朴以鎮之則可解汝之靜縛而超乎羣畜之上汝欲之乎巢雲遠然而起再拜稽首膝行而前曰敢問其方老仙咄令默坐瞑目掩耳乃當護持既而杳杳然冥冥然不知其所以然藥畢曰無名之樸仙聖之種置之胷中矣汝而然也良久之間若寢之覺若醉之醒顧視

其傍失老仙之所在捫其心胷平復如舊嫡覺空洞惺洒精神爽朗和氣橫敷具躰恬然天光內發清靜本然豆初靈物寬舒自得滄海之濶不足以喻其大雲水之間不足以比其優透脫玄關玲瓏智藏得無見之見解不知之知混冥與天地並生和同與萬物爲一無彼也無此也高厚內外一躰周遍巨細洪纖一性含攝然後鼓舞提携哦無聲之詩吹無孔之笛彈沒絃之琴唱無生之曲聲振天地而世未之嘗聞也以致龍吟鳳嘯鵠舞鸞翔躡景凌虛乘風御氣皆可爲之而能不掩也居山歷久樵獵者偶而見異之名不可掩漸通蹊徑間有一二好道者尋及參謁時有士人榮伯華聞巢雲之風不憚崎嶇而往觀之與偕來者數輩既至視巢雲山谷枯槁之狀責之曰大丈夫曾蟠錦繡氣吐虹蜺首出莫爲牛後此人情之所共欲也今子獨戚戚珂在鳥則爲鳳在獸則爲龍不曰寧爲雞口然局局然縮首於深山窮谷曾覩鯀井蛙之

不若何不憤之堪乎巢雲舉首仰天而嘵徐而對曰子不見夫天地之間一氣之流布陰陽之開闔雲雨之變化日月之照臨風雷之鼓舞霜露之生殺用各不同此本乎天而親上者也山之靜川之流火之燥金之堅木之植石之固禽之飛獸之走魚之遊蟲之動蜎蜎蠹各稟不同此本乎地而親下者也素分已定不可相易已定之分不可惡日新之變不可知而人以知識妄計將以力取安有蹠等而得之者乎所謂不知常而妄作也然秋毫之微太山之大彭祖之壽蕩子之夭崇之富憲之貧素分已定矣以道觀之有形有數倏忽皆空則大小壽夭貧富貴賤無以異矣吾有非小大非形數無壽夭無貧富無貴賤者存於中歷劫不壞亦已定矣復何慊乎○伯華曰有資材而用於世則能庇於人今子爲人而無用於世乃無用之人而已巢雲曰汝以無用爲苦而不知有用之害也物之生以身口之逼爲人所制而苦其生如馬之致遠牛之引重輶勤在前鞭策在後特以芻菽

之安而殘其性命之情也。故曰：巧者常勞智者常憂。直木必伐，甘井先竭。漆有用則割桂可食則折膏以明而剪炭以熾而爇蚕以蠶而烹鳥以言而籠。此皆以世有用而不安其性命之情也。伯華曰：無用固善，其如養生何？巢雲曰：世之所謂養生者，不過充實其口牀而已。是知生之具而不知生之主也。生之所主者神也。神存則生，神逝則死。貪生求養殘虐，神主特以香味供其口鼻，色聲娛其耳目，六欲七情三毒五濁諸妄百邪皆傷其神。傷則逝，神逝則身亡。身亡則吾生何有此世。之所謂養生者，果不足以存生以不得無用。故也。伯華曰：何謂無用之用？巢雲曰：汝獨不見夫水之不動而澄鏡之不垢而明者乎？物來斯照應而不藏往而不留照而無照用而無用。所謂無用之用也。無用之用，故不勞其筋而筋常靜，無照之照，故不傷其明而明常然若心也。自求有用，則視不用目聽不用耳，言不用口喫不用鼻拈不用手行不用足。四肢俱爲不遂。若風痺癱瘓之人也。吾心

無用而百牀爲之用。昊天無爲而萬象自馳。大地無能而萬物自化。無用也無不用也。無思也無不思也。無爲也無不爲也。天地相通造化相同。鬼神莫測。巨細洪纖皆具吾性中。經萬劫而未嘗變壞。豈肯以塵垢粃糠幻化形物爲事哉？去汝鄙人也。無亂吾事。伯華荒然口張而不能啞。良久拜辭而退。

開州神清觀記

夫道之所以興乎世，世之所以興乎道，道與世交與則俱飲玄化，忘其覩覩攘竊之行人。不幾乎平泰之時矣？道之於世，豈小補哉？方膺皇朝革命百廢俱作，長春真人應召之後，不幾乎平泰之時矣？道之於世，豈小補哉？方紛駕蒸然石髓重開，瓊函再啓。天下之嚮風者，奔趨接迹，其立志超卓，爲人之所不能爲者，有張公先生。乃其人也。名志信，號道達子。彰川人。賦性剛決，芥視塵累。丁貞祐南遷之亂，居民彌聚，互相攻剽。先生處禍所及，以身田文而界之，別爲卜築繩構，俾居而廬之。安撫使王公嘉其制行嚴謹，裁成贊助，浸興是觀崇修正殿以奉三清，次建堂厨以延靜侶。

方來之學道者多從之。遠不遠千里，跡足往覲。其所以而耕許焉，久之獲預席下。鄭重參謁，曾無少怠。曲盡其妙。辭師下山，鵠居穀食，心之所存，非向之有我者之能爲也。特以天地爲遠，虛形骸爲遠，旅衣絮帶索面垢首蓬歲時寒暑之易一如也。自始及於其志，不變若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視塵物之往來，人事之膠擾，猶鳥雀蛇蟲之過手前，未嘗介意。非有得於中者，能如是乎？蓋墮隙守神，戒身深眇，而得其所謂大本大宗，自亘古以固存者歟？世以迹觀之，特見其制行清苦而入不堪，廉詎窺其闡奧而識之哉？丁亥秋七月先生步及瀆淵，是俗洒然異之。有戶而祝之之意焉。縣令趙侯見而敦請，留居於靈顯真君之廟。時往餉之，自是遊其門者日數之，而不及也。其徒數百人，坐不教立，不議虛往實歸者，有之。會首蔡公喜其爲人也，以己廟側之田文而界之，別爲卜築繩構，俾居而廬之。安撫使王公嘉其制行嚴謹，裁成贊助，浸興是觀崇修正殿以奉三清，次建堂厨以延靜侶。

文空序列以宜福地告成走請於宗師真人

額之曰神清嘗試論之人由道立道由人弘
得之於中應之於外是以亢倉子之在魯而

細民有社而稷之之思列禦寇之適齊而五
穀有爭而饋之之敬蓋存己之性以混天地

萬物之性則無所不通保己之和以合天地
萬物之和則無所不至由是觀之動高厚感

鬼神入水火貫金石巨細皆應而況於人乎
夫歛人以和者孰不愛敬之哉逍遙子張公

可謂有矣其徒趙志究誦其人之志操思其
所居之陳迹刊諸石以壽其傳嗚乎爲文固辭不可據其說而紀之太歲強圉大荒落

春正月望後五日記

雲山集卷之八

發

仙樂集卷之一

第一

神山無爲應緣長生子劉處玄造

天道罪福論

無揀擇罪賜無窮福

無損氣罪賜頤神福

無懷惡罪賜心安福

無私邪罪賜公正福

無懲富罪賜天樂福

無私戀有罪賜無生福

無剛硬罪賜上善福

無大院罪賜清涼福

無貪姪罪賜安樂福

無憒愛罪賜清平福

無苦惱罪賜知足福

無讚邪罪賜明正福

無分別罪賜善通福

無萬愛罪賜萬清福

無著身罪賜修真福

無毀人罪賜讚已福

無妄想罪賜通仙福

無損人罪賜益壽福

無嫉妒罪賜夷善福

無惡逆罪賜孝子福

無捨人罪賜益壽福

無嬌嬈罪賜歸順福

無怕衰罪賜松筠福

無輕人罪賜重已福

無戀假罪賜明真福

無公私則賜生滅罪

無常情則賜壽天罪

無公平則賜生滅罪

無忘貪則賜不足罪

無通變則賜愚魯罪

無善福則賜惡報罪

無清深則賜濁淺罪

無厭寵則賜多辱罪

無無善福則賜惡報罪

無明見則賜幽冥罪

無無三孝則賜十惡罪

無真常則賜榮枯罪

無無厭世則賜萬濁罪

無無真福則賜身墮罪

無無禁口非賜拔舌罪

無無害物則免錢湯罪

無無動靜罪賜真常福

無無退道罪賜祖先福

無無地獄罪賜天堂福

無無有爲罪賜無爲福

無無生滅罪賜超昇福

無無狠毒罪賜全身福

無無妄傳罪賜大成福

無無害命罪賜延年福

無無自高罪賜人敬福

無無順道則賜刀山罪

無無害物則免錢湯罪